



# 你挑着担 我牵着马

先说说黄山的事：这是我们出发的第三个地点。

3月5日，我们在南京与黄山管理处联系，说明我们要到黄山采景，希望他们第二天能派个车到火车站接一下。黄山管理处的负责人很为难，因为第二天是周末，他不愿意找车，在李诚儒再三要求说明情况后，他们终于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繁昌火车站，看见迎接的是一个很破旧很脏的面包车。我们倒也无所谓，有车就行！当天能赶到黄山了！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上了路。

开车的是一个老师傅，车开得很熟练，但看来有些不太高兴，大概是因为耽误了他的休假吧！我们也没有在意他的情绪，一路上大家仍然谈笑风生。

车开得似乎很顺利。但不久，开车的师傅发现车的声音有些不对，于是停车检查，原来发动机下面在漏机油！可这一路上根本没有修车的地方！连开车的师傅都犯了难！幸好我们的小郑从前是个司机，他出了个主意：“有肥皂吗？”大家七手八脚地从司机台上翻出一块肥皂，小郑爬到车底下，用肥皂堵住了漏油的地方，大家夸赞小郑立了大功，又兴致勃勃地上路了。

但没多久，天下起了细雨，还夹着雪花！3月的雨中黄山，很冷。我们赶紧加了衣服，还要把车窗摇上去，但摇不动！不论怎么使劲，车窗就是不肯上去！李诚儒问司机：“哎，师傅，这车窗怎么不动呀？”

他头也不回，冷冷地回答：“这车窗是坏的！没法摇！”

这个回答无疑给了我们一记闷棍！雨和雪一个劲地往车里灌，衣服都裹在身上也挡不住冷！

我忍不住问：“那你们怎么不修啊？”

司机说：“这车一直没用！”

这我们就没有话讲了！再问，他就该说：“谁让你们这时候来了！”别自找没趣！我们只好自己裹紧衣服，彭曼丽本来个子就小，现在更缩成一团，和我挤在一起取暖。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外面的景色也逐渐模糊起来。山里的天，黑得本来就早，山路弯道又多，可这位师傅就是不开灯！这么黑的山路可怎么走啊？我们忍不住问司机：“师傅，你怎么不把车灯打开？”

他的回答又是出乎意料：“灯坏了！开不了！”

这下我可真要把肺气炸了！可又不敢对他发脾气！一向不大开口的彭曼丽都忍不住小声地嘟囔：“这个司机真够呛！”

司机似乎无动于衷，他依然开着快车，什么事也不理。

我们都很紧张。老孙禁不住问他：“师傅，这么黑，你怎么敢开的？能看见路吗？”

他面无表情：“走了几十年了，闭着眼睛都能开！”

我们一听，面面相觑。这可不行！我们可不是你抖本事的实验物。加上路况不好，要是掉到山底下去，谁负责？这时正好到了一个地方，路边有几间房屋，看来是个小村子。我们要求司机停下来，想到村里去想个办法。

路边不远处恰好有一个供销社。李诚儒好不容易叫开了门，从睡眼惺忪的店主那里买了

两支手电筒。大家都放了心：因为总算有了灯可以照亮了！

李诚儒坐在前面，用手举着这两支手电筒照着路往前开。但手电筒能有多大的光亮，前面根本看不见。就在这黑暗的盘山公路上，在晃晃悠悠的微弱照明下，这位司机仍然开得极快，拐弯时也不减速。我们一路上屏住了气息，提心吊胆、东倒西歪地像摇煤球一样坐在车上，体验这位师傅的车技！

就像一场噩梦，终于到头了！我们总算熬到了终点——黄山宾馆。那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

大家惊魂稍定，才感觉肚子饿了，小郑负责去找宾馆的服务员给我们做点东西吃。厨房因为没有客人，也早就下班了，好不容易叫来了大师傅，向他要点吃的，他一脸的不耐烦：“什么也没有。没有菜，没有饭，只有面条！”

我们欢呼起来：“面条好，面条就好！”

第二天一早，雪还在下，虽然不太大，但外面已经一片银白。我们和管理处研究上山的事。他们告诉我们：“天不好，不过也许下午雪能停，一定要走的话，前山爬不上去，因为山路长又陡，如果走后山，可以用汽车送一半路程，下面就少爬些山路了。”

爬山是我一直向往的事，但除了北京的香山、西山，还没有爬过像样的山，黄山又是我仰慕已久的名山，这回可要亲自登临了！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

但黄山很快就让我知道了它的厉害：一开始，大家兴致都挺高，但慢慢地，就只听见呼哧声了！山路难行，加上雪的覆盖，一会儿，脚就都湿了，再走就越来越重了，身上的衣服也湿透了！不知道是汗还是雪？七八里路，怎么这么远啊？总也走不到头！两旁的雪景根本顾不上看，只顾喘气了。想休息一下吧，又没有坐的地方，到处都是雪！好在李诚儒是我们队伍里的壮劳力，每到难走的地方，他就扶着我，拽着我。

不管怎么样，总算走到了目的地——北海宾馆，这时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没想到，宾馆里空空荡荡！没有客人，没有服务员。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他对我们这帮人在这个时间上山来，感到非常惊异：“你们怎么这个时候上黄山来？”

听了我们的情况，他才给我们开了房间，但是吃的呢？他告诉我们，现在是淡季，山上没有客人，所以没有预备客饭。也没有几个服务员，只有值班的人。我们浑身湿漉漉的，宾馆里还没有暖气，到处都是冷冰冰的。大家冷得跺脚又搓手，这位负责人看了也有些过意不去：“这样吧，我叫他们给烧个炭盆，你们烤一烤，再拿几个馒头，你们将就着吃一点吧！”

我们对他这样安排，非常感激。于是在我和曼丽的房间里端来了一个大炭盆。还预备了一些炭。我们围在烧得旺旺的炭盆边，脱下了湿透的鞋袜在火盆边烤。这时馒头送来了！馒头是冰冷的，正好就着火盆烤馒头片！没有菜，怎么办？大家忽然想起了老孙在扬州买过臭豆腐！于是，群起而攻之，逼着老孙把自己的臭豆腐和小咸菜贡献出来。

这下可好，火盆上烤臭鞋、臭袜、臭豆腐，加上馒头的香味，可想而知形成的是什么怪味道！但那时就着这股味道吃着烤馒头，一点也没有影响胃口！大家依旧兴高采烈。

## 说无为

在道家看来，“道”永远具有三性：一是无名性，二是自然性，三是无为性。“道常无名”“道常自然”“道常无为”，此之谓也。

“无为”与“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自然无为既是道家的价值论，也是道家的方法论和境界论。正因为“自然”与“无为”两个范畴是那样的密不可分，所以，对于道家“无为”思想的理解，那是一定要联系对“自然”思想的理解。我们要破除人们习惯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道家的“无为”概念及其思想。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和不加任何限制地将道家的“无为”理解成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为。要知道，不只是不少普通老百姓有这样的认知，就连不少外文翻译也是如此翻的。

“无为”的字义解释以及道家“无为”的真义。解释“无为”概念，关键要准确解释“为”字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说：“为，母猴也。”清人段玉裁注曰：“凡有所变化曰为”。既然“为”是变化的意思，那么“无为”当是“没有变化”“不变化”的意思。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明确指出这“没有变化”“不变化”的“无为”在道家语境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先前对道家的老子和庄子的“道”和“自然”思想的论述中已经反复明确地指出了，宇宙间存在的一切万物，其本性都是从“道”那里获得的，而一旦万物各获其性，那就决定了它们都是本来具有的，并且是自性具足的，一句话，是自然的。由此亦就决定了，万物的这一自然之本性是不能和不应有所变化和人为改变的本然性的存在。在道家看来，由道赋予万物的自然本性是不能变化的，是不容改变的。因此，老子和庄子就将这一状况用“无为”的概念加以规定和描述。通俗地说，不变化、不改变、不破坏、不违背万物自然本性的行为就叫“无为”。反过来说，如果将万物的自然“真性”变了，将万物的自然“自性”化了，那就是“有为”了。由此可见，保住万物的真性和自性不被“变”掉、不被“化”掉，此乃道家“无为”之本义和真义也。

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主张。应该这么说，“无为”思想是老子《道德经》思想的实质所在，或者可以这么说，老子所提倡的所有精神都完整地包含在他的“无为”思想中。我们常说，中国人精神和灵魂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的儒道佛正是以他们各自的“人世有为”“超世无为”“出世放下”思想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其中道家的“无为”精神已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的标识之一。

在老子看来，圣人都是用无为思想来行事（“圣人处无为之事”）；按无为的原则去行事，那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为无为则无不治”）；最高的得道之人无所作为，即不存心蓄意而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无为的效益，天下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们（“无为有益，天下希及之”）；因此圣人不存心作为，所以也就未坏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所施为便能无所不为（“无为而无不为”）。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老子的“无为”思想是通过不同概念得到反映的。换句话说，“无为”在老子那里是具有多种内涵及其意义的。有政治意义上的无为，有认识意义上的无为，有生活意义上的无为，有为人处世意义上的无为。具体说来，在“取天下”之政治意义上的“无为”用的是“无事”，在超越分别之认识意义上的“无为”用的是“无知”，在少私寡欲之生活意义上的“无为”用的是“无欲”，在处下、居后、退让之境界意义上的“无为”用的是“不争”，等等。一句话，“无为”涵盖了天人之际。唯其如此，在道家那里，“无为”表征的乃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境界。

“无为”就是“自然”。“无为”就是保持万物的本来状态和情状。道家主张要让万物自己去生长而不要去人为地干涉它，要按照、依顺万物的自然之性，并辅助万物自然化生和发展，不敢勉强而为和妄有作为。老子说：“万物作焉而不为辞”（2章），意思是说，任凭万物生长变化而不加干涉。“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思是说，以协助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加以干涉。在这里老子是要向人们表明，万物的生长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能协助、辅助、帮助万物生长变化，而不能代办，更不能试图改变这一生长变化的进程。因此，老子的“无为”思想就直接取得了“辅自然”“常自然”“自然”的意义。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杨洁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时值1986年版《西游记》开拍30周年之际，杨洁导演首次公开的当年拍摄细节。当年激情澎湃的她，立志要把名著《西游记》改编成雅俗共赏的电视剧，因此肩挑重任，与主创人员一起开始了激情燃烧的奋斗岁月。在选角、选景、拍摄过程中，出现了数都数不清的难题、趣事、神奇事，让人吃惊、担心、大笑、感动！这不仅仅是一本拍摄手记，更是杨洁导演等一代艺术家的铿锵人生。



杨洁  
四川营山人，出生于河南信阳，她是中国电视剧第一代导演，中国第一代女电视艺术家，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片人、导演，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荣誉会员，她执导的《西游记》，自1986年至今热播三十载，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